

应用汉字学概要

万业馨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97BYY008）

应用汉字学概要

万业馨 著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用汉字学概要/万业馨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315-6

I. ①应… II. ①万… III. ①汉字—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538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应用汉字学概要

万业馨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吉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315-6

2012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½

定价:55.00元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研究”的最终成果。按照传统的看法,语言教学,尤其是第二语言的教学属于狭义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因此,本书定名为“应用汉字学”;由于书中所及不可能涵盖教学或与教学有关的所有问题,故又加“概要”二字。

教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回答“教什么”和“怎么教”。通常一提到教学研究,提到应用,就认为应该好好讨论一下“怎么教”。但如果仅以此为标准的话,教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教什么”是与内容有关的问题,而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取决于教者对汉字的理解。“怎么教”讨论的是方法、是路径,希望通过最佳路径的设计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并掌握、运用汉字。显然,若是没有前者,后者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前者如果不正确或者不准确,后者的设计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会使学习者离真相更远,甚至误入歧途。而后者的失误对学习者的影响,轻则事倍功半,重则费力甚勤却无功而返,学习者甚至有可能因此丧失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在确定研究方向之前有必要了解教学的效果及学习者的反映。

汉字教学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对此也已形成共识。不少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之初对汉字有着浓厚的兴趣,很想了解这神奇文字的奥秘,有的甚至就是被汉字吸引而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知难而退,甚至提出只学汉语,不学汉字。尽管大部分学生都坚持下来了,但汉字学习之难确是世所公认的。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比较:母语是英语的全日制学生,学会并掌握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需要六个月左右的训练。要想达到同样的目标,学习希腊语、印尼语、俄语等,需要十个月;学习印度语、土耳其语、越南语等需要一年,而学习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朝鲜语,则需要两年的时间。换言之,学习汉语所遇到的困难,是学习越

南语的两倍,是法语的四倍。其中最难学的是汉字。^[1]汉字与字母文字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字,汉字有着独特的构形方式与相应的认知途径,并经历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间的变化丰富多彩。因此筛选出最能反映汉字性质特征的内容,让学习者通过科学、合理的途径,去了解和掌握它,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任务。在这几十年中,我们努力去做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①按照一般看法,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在教学中以意符的讲解为主,突出汉字与字母文字的不同,学生确实注意到了汉字中的表意成分,但与此同时,外国学生多认为“见字不知音”是认读汉字时的主要困难。^[2]

②“汉字结构方式以形声为主”早已形成共识,但不少人认为形声字是合体字,合体字由独体字组合而成,要认识合体,先须识得独体。而独体字都是表意字,因此必须先教独体表意字。结果是学生认识了一些独体表意字,可是并没有就此认识由它们组成的合体字,或者说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组合成字的例子非常少。

③为向学生提供有关书写的基础知识,教学中有将包括基本笔形和派生笔形数十种悉数教给学生的做法。而学生除了学习伊始就深感汉字的繁难外,并不很明白这种做法的意义。

④学生开始书写汉字前,已经学习了笔顺规则,但直到高年级,有的学生的书写依然呈无序状态。除了自身不重视外,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了解规则具体内容各自的适用范围,也是重要的原因。

以上所举为数有限的例子,已经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存在。教学中遇到的大量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汉字的认识 and 了解。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理清来龙去脉以更好地指导汉字教学,我们不能不在讨论中涉及汉字的历史形态(语言的应用研究一般不涉及历史形态)、回顾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些与汉字现状有关的变化;不能不与其他文字(主要是字母文字)进行比较,以期更全面地认识汉字的性质。随着这些工作的开展,我们确实在教学中受益匪浅。

上文所提到的汉字读音认知的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以往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现行汉字形声字中声旁字表音能力的静态考查,以声旁字与形声字读音是否完全一致作为表音能力强弱的标准,并因此对汉字声旁表音能力持悲观态度。然而只要约略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注意到,从形声字大量产生之初,声旁字与形声字读音的关系就有两种可能:相同或相近。由于历史音变、方言、字形变化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形声字声旁表音的复杂局面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教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转向汉字读音认知途径,而不应再纠缠于声旁表音能力——而且是以声旁字与形声字读音是否完全相同作为衡量标尺——的强弱。既要了解前人获得汉字读音的历史经验,又要吸收认知心理学有关语音编码加工的研究成果,设计汉字读音认知的最佳途径(详见“六、现行汉字的自然属性与汉字认知”)。

又一个颇具意义的例子,是通过对汉字演变历史形态的回顾,检验先教独体表意字策略正确与否。稍稍回顾一下形声字大量出现之时(也就是通常所说形声优势形成时)形声字的主要来源,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由于大量形声字是通过在已有字(主要是假借字)上加注意符(即形旁)形成的。因此意符只是表示意义范畴而非具体意义,有一些甚至只具有区别作用。这一特征决定了意符具有很强的组字能力,它表现的是由它组成的一组形声字的共性。而原有的字既然能与语词相对应(当然不少要借助语境),在同一意符组成的形声字中代表的自然是个性,它的构字能力与意符相比要弱得多。了解了上述历史事实,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独体表意字都可以既充当意符又充当音符了。而且对现行汉字中形声字所做的一项考察结果表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局面在现行汉字中并无大变化(详见“七、汉字特点与部件教学”)。

在讨论“教什么”和“怎么教”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与自然科学应用研究的不同之处。

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是将已发现的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规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如X光射线、原子裂变与核武器的发明等等。同时,自然规律的发现有很多是从生活中的现象或人的不自觉运用中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不妨可以这样说,科学发明常常是科学发现的结果在生活中的自觉应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美好愿望的实现是对事物规律合理应用的结果,而不是改变这一规律的结果。而理论常常是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具有的本质属性或规律所做出的揭示或阐发。

语言文字则不然,它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语言中的词,先秦时称为“名”,可能源于事物的名称,与事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荀子·正名》便曾有精辟的论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3]意思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名的本身并不带有固定的适合性,社会对某一事物偶然用某名称

呼它,这个名就成为某事物的定名。公用定了成了习惯就是适合的,不合社会习惯就叫“不适合”。^[4]同样,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轨迹,既包含着自身规律所起的作用,也有用字人在使用汉字过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所施加的各种影响。因此,当我们试图用理论去解释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或者用理论去指导应用的时候,有必要通过应用过程中的各种客观事实去检验甚至重新形成理性认识。

用字人的运用对汉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书写。用字人对书写的要求主要是便捷。翻阅商周古文字资料,尤其是铸于重器的作为正体的金文,字形多繁重,书写铸造也极不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文字人数的逐渐增加,字形亦趋简化。这种因用字人书写简捷的要求而推动字形简化最典型的例子,要数隶变。

以往对隶变的研究,一般采用比较法。即将隶变后的字形与隶变前相比,归纳其间发生的变化及对整个汉字体系的影响。基本上属于文字研究中的静态描写。若是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来观察,则必须进一步理解人的应用对汉字构形的影响,必须从书写的每一个环节的变化以及人的操作手段对字形所带来的影响入手,对隶变的过程做动态的描写:观察汉字构形如何因书写方向、笔顺以及线条间连接过渡形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整个汉字体系如何完成笔画化并使书写过程得到简省。不仅如此,隶变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还影响了汉字体系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偏旁位置、新书体的产生和笔顺规则的约定,等等。

二是认知。对汉字形体发生的变化与其他因素影响的关系,人们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增繁为别,化简为用”。“化简为用”主要与书写有关。而“增繁为别”这个“别”,指识别、辨别。属于汉字认知的内容,说明符号添加某些成分往往是为了字形识别,属于认知的要求,上述两者的互相制约影响着汉字形体的变化。

“增繁为别”的例子,小的如“大”与“太”、“王”与“玉”等,大的属于整个体系发生变化的,是汉字的形声化。形声字之所以能够成为汉字的主体而且从春秋战国之际至今始终保持着这一优势,与用字人的认知需求是分不开的。这种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字词关系的确认要尽可能摆脱对语境的依赖;二是明确汉字的表音成分。确认字词关系须依赖语境,是由于假借方法的普遍使用。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但在如何看待六书中的各书这个问题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论。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中,仍将六书都看作“立字之本”,颜

说直接由《汉书·艺文志》而来,应该比较符合六书说的初衷,即六书是汉字记录汉语的六种方法。然而明代以来,人们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假借、转注割裂开来。至清代,戴震更是明确提出“四体二用”说,以四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汉字研究越来越脱离语言。陈梦家先生曾有过的精辟议论:“在以文字为语言的符号的意义上来说……假借必须是文字的基本类型之一,它是文字与语言联系的重要环节。”^[5]将假借归入“用”一类,将其排除在文字基本类型之外,是割裂这一联系的做法,文字研究因此便几乎等同于文字形义研究。二是上述观念的变迁也反映出对汉字应用研究的排斥。由于假借字借的主要是表意字或一部分形声字的形体,造成同字异词,而这种现象只有在辞例中、在有语境的情况下才能被注意到,字词间的联系才能被确认。形声字则不同,它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明确了字词关系,比假借字更符合用字人对字词间建立稳定联系的要求。

在确认字词关系的同时,形声化还极大地满足了使用汉字的人对明确汉字表音成分的需求。但是,这并不像一部分人理解的那样——形声字是在表意字上添加声旁造出来的,从表意字到形声字,汉字增加了表音成分。事实是,大量的形声字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造出来的。只是添加意符后,原有的假借字音符身份才得以明确。

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正是通过对汉字的应用——汉字记录语言这一过程的观察才更全面地认识了假借和形声。

上面的例子不仅说明用字人的需求和活动可以影响汉字的演变,而且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要真正全面地了解汉字的各种特性,就不能不注意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和变化,因为那常常就是汉字约定俗成过程的真实记录。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希望尽可能从应用的角度了解和认识汉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现行汉字的特点。在获得符合汉字特点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至于“怎么教”的问题,本书虽然也有所涉及,但相对较少。因为方法越具体,运用的范围越受限制。而对外汉语教学本就与母语教学不同,所教的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具体方法上自然要因人而异,或许也可算是“教无定法”吧。再说,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笔者只是一个后来者,谨希望此书能为对外汉字教学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更希望前辈、学者、同行有

以教我。

注：

[1] 详见 Cornelius C. Kubler《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ken Chinese and Written Chinese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Basic - Level Chinese to Non-Native Learners》,《语言研究》2001 年增刊。

[2] 详见石定果、万业馨《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3] 《二十二子》,3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洪诚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6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5] 陈梦家:(1956)《殷虚卜辞综述》,67 页,中华书局,1988。

目 录

前言	1
一、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
(一) 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	1
1. 原始记事方法的启示	2
2. 假借与文字符号体系的形成	5
(二) 汉字符号体系的发展与完全成熟	10
1. 词类与造字方法	11
2. 形声化与汉字符号体系的完全成熟	13
(1) 假借字与形声字数量的消长	14
(2) 汉语特点与形声化	19
(3) 意符的成熟与形声优势	21
二、汉字的性质	29
(一) 表意、表音两分法与文字性质	30
1. 表意、表音两分法	30
2. 从文字对应的语言单位看文字性质	33
(二) “六书说”与汉字性质研究	35
1. “象意”与“会意”	36
(1) “象意”与“会意”之别	36
(2) “象意”到“会意”的演变	39
2. 从“造字之本”到“四体二用”	42
(1) “造字之本”与“四体二用”	42
(2) “体”、“用”之分成因试析	44

(三) 字符性质界定与汉字性质	54
1. 表现文字体系共性与个性的不同层次	55
2. 汉字所用不同字符间的对立	57
3. 汉字的特点	60
三、隶变——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次大变革	66
(一) 隶书以前汉字符号体系的简化与自我调节	68
1. 汉字形体的简化	68
2. 假借的调节作用	73
3. 形声化——汉字结构方式的简化	75
(1) 形声结构方式是对图画表现方法的彻底抛弃	75
(2) 形声结构是对汉字结构方式的简化和规范	78
(3) 形声化对整个汉字符号体系的影响	83
(二) 隶变——书写过程的简省	86
1. 书写方法的改变与隶变	87
(1) 改变方向与化曲为直	87
(2) 接通与省并	89
(3) 断绝与连接	89
2. 隶书字形的来源	92
四、隶变以后汉字的发展变化	101
(一) 偏旁系统的发展与稳定	101
1. 汉字形体由多异构异写到相对稳定	102
(1) 观察角度及表现手段的不同造成异构异写	102
(2) 因结构方式的变化造成异体	104
(3) 地域性差别造成异构异写	105
(4) 正体与俗体之分	106
2. 隶变后偏旁形体的变化	107
(1) 偏旁的混同与分化	108
(2) 偏旁变体的形成	111

3. 偏旁位置由多变到逐步稳定	114
(1) 隶变前的汉字偏旁位置	114
(2) 古文字偏旁位置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	117
(3) 影响偏旁位置的因素	120
4. 现行汉字中的偏旁位置系统	125
(1) “左形右声”为主的格局	126
(2) 以意符为中心形成的偏旁位置系统	128
(二) 新书体的产生与笔顺规则的约定	134
1. 书体的发展演变	134
(1) “点”的变迁	135
(2) 新书体的产生	138
2. 笔顺规则的约定	141
(1) 笔顺规则的约定	142
(2) 影响汉字笔顺的因素	145
五、汉字与汉语词汇	150
(一) 汉语词汇单位的发展变化	150
1.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进程	151
2. 单音词和复音词的不同载义功能	152
3. 形声化与汉语词汇双音化	154
(1) 形声化与双音化完成的时间	155
(2) 从字词关系看单音词多义性	156
(3) 形声化与词义分流	157
(二) 字义与词义	158
1. 现代汉语词汇中单音词的比重与作用	158
2. 语素义与词义	160
(1) 合成词的构成方式	160
(2) 语素义与词义	164
3. 字义与词义	167
(1) 字义与词义	167

(2) 正确认识汉字、语素与词的关系	170
(3) 从字词关系看语文关系	172
六、现行汉字的自然属性与汉字认知	179
(一) 汉字的自然属性	180
1. 汉字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	181
(1) 声旁的准确表音率	181
(2) 声旁的有效表音率	182
(3) 声旁的总体表音率(度)	183
(4) 用模糊数学方法描述的声旁表音能力	184
2. 声旁表音现状的成因	187
(1) 形声字产生之时与声旁读音的关系	187
(2) 历史音变	190
(3) 其他原因	191
3. 形声字中意符的表意功能	192
(1) 平均表义度值的确定	192
(2) 形旁的预示力	193
(3) 形旁总体表义度	193
(4) 形旁的表义级类	194
4. 形旁表义状况的成因	196
(1) 在假借字上添加意符	197
(2) 声旁与形旁的职能	198
(二) 汉字识别与汉字认知	199
1. 对汉字认知规律的探求是一项综合研究	199
2. 汉字识别单位与汉字结构层次	203
(1) 笔画数效应	203
(2) 部件数效应与汉字结构层次	204
3. 汉字识别与汉字形体演变	206
(1) 线条化的开端——从填实到勾勒	208
(2) 类属基本形象与种群区别特征的表现手法	208

(3)形声化	209
4. 草书字形识别与汉字研究	210
(1)勾廓法的极致	210
(2)部件变体的多样化	211
(3)假字与部件的特殊组合	212
(三) 汉字读音认知	213
1. 汉字读音认知的心理学研究	214
(1)语音的自动激活与词义通达	214
(2)认读汉字的策略	218
2. 出于正音目的的误读研究	220
3. 汉字属性与读音认知策略	223
七、汉字特点与部件教学	230
(一) 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形码	232
1. 汉字形体的可分性	232
2. 字根的提取和形码设计	234
3. 编码的输入与字根的拼合	236
(1)编码与输入	236
(2)输入形码还原成整字的条件	238
4. 字根拼合与汉字认知	240
(1)影响字根拼合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240
(2)影响认知的因素	243
(二) 汉字部件教学	247
1. 汉字教学部件的界定	248
2. 汉字字符的分工	251
(1)字符的分工	253
(2)字符分工的成因	256
(3)部件教学的内容	258
3. 形声字与部件教学	259
(1)意符的教学	259

(2) 音符教学的准备	262
(3) 关于音符教学的建议	266
八、汉字书写教学	272
(一) 汉字与书法	274
1. 汉字与字母	274
2. 汉字与书法	278
(二) 汉字研究与书写教学	281
1. 书写教学与书法教学	281
2. “后出转精”与“以简驭繁”	284
3. 重新审视笔顺教学	290
(三) 书写错误与汉字字形加工	298
1. 校勘学对“误字”的研究	298
2. 现行汉字书写错误研究	303
(1) 以正确使用汉字为目的的书写错误研究	303
(2) 母语教学中的书写错误研究	315
(3) 有关语音编码和语义编码加工过程的调查	319
(四) 中介语理论与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326
1. 中介语理论与对外汉字教学	326
2. 旨在了解外国学生汉字字形加工过程的测试	332
3. 外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338
(1) 外国学生汉字书写的进步与偏误	339
(2) 听写测试中的汉字书写错误分析	342
(3) 影响汉字认知的因素	350
引用文献	359
后记	375
新版后记	377

一、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任何一种文字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而生，对语言有依存性和辅助性；另一方面，作为完整的符号体系，又必然有其独立于语言的系统性。当一种文字能够完整记录语言时，就已经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了。然而只有不同于其他文字的个性形成并稳定之后，才能说它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汉字符号体系从形成到完全成熟，同样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一）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尽管它主要是某个地区二百多年间使用的文字，而且绝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但从这些占卜记录的内容看，已包括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郭沫若《卜辞通纂》便将卜辞所记录的内容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个方面；从卜辞例看，甲骨文已能无遗漏地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是成熟的文字体系。^[1]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我们对在此之前汉字体系形成、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尚无清楚的了解。但20世纪20年代，沈兼士先生便根据对金文字形的观察提出：六书文字时期之前，应有一“文字画时期”，“文字之起原，实由于纪事之绘画”。^[2]50年代以来，不少刻划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陆续被发现，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等。有学者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3]70年代末，在大量使用考古资料的同时，研究者们还注意到将兄弟民族的原始记事方法和纳西象形文字作为比较的资料，“提出了关于汉字形成过程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设想。如认为在汉字形成过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应用；在汉字

的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曾混杂在一起使用;形声字在原始文字阶段就已出现等等。”^[4]我们拟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比较文字学、思维科学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对汉字系统的形成、发展直至完全成熟做进一步的思考。

1. 原始记事方法的启示

80年代初已有学者对兄弟民族记事方法进行考察,并参照传统典籍中的有关记载,提出对汉字起源的一些设想。根据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记事方法,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而这些记事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些方法能够引起人们对所要记述事物的联想或帮助记忆。试选数例进行分析。

①实物记事。经常采用的方法有利用原物件(或原物件的一部分),或借用他物,取其形状、颜色、含义或声音与原事物有关者。

如景颇族的实物欠条,以小牛角片代牛,铜钱代铜锣,红绸条代红绸;红河地区的哈尼族人典当土地时,以烧过的鹅卵石(与所收银块颜色相近、重量同等)作为收据和赎回的凭证;南诏用象征柔服与内属的绵与当归作为礼品来表示对唐王朝的归附。^[5]显然,这些方法都属于利用接近联想(如部分与整体)和类似联想(颜色、重量、性质类似)的例子。

最引人注意的是流行于处在恋爱中的景颇族青年男女间的“树叶信”。它表达意思的方法是“取树叶的名称的声音和所表达的意思有些关连而假借引申之,使对方从音意相关之处,悟通树叶所表达的意义”。例如音“德滥”的蕨科叶子被借用来传达同样含有“滥”音的男女相爱相恋之意。^[6]“树叶信”不仅在方法上已综合利用了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而且注意到异词同音这一事实并巧妙地加以运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字假借方法的滥觞。

②符号记事。A. 结绳。《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正义引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7]结绳的做法在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中至今仍有实例:傣族黑人黑麦燕曾用涂了墨的麻绳按月打结,计算他供侄儿上学的时间;哈尼族人买卖田地时,也有用打结的单股麻线作为凭证,标志田价银子的。^[8]